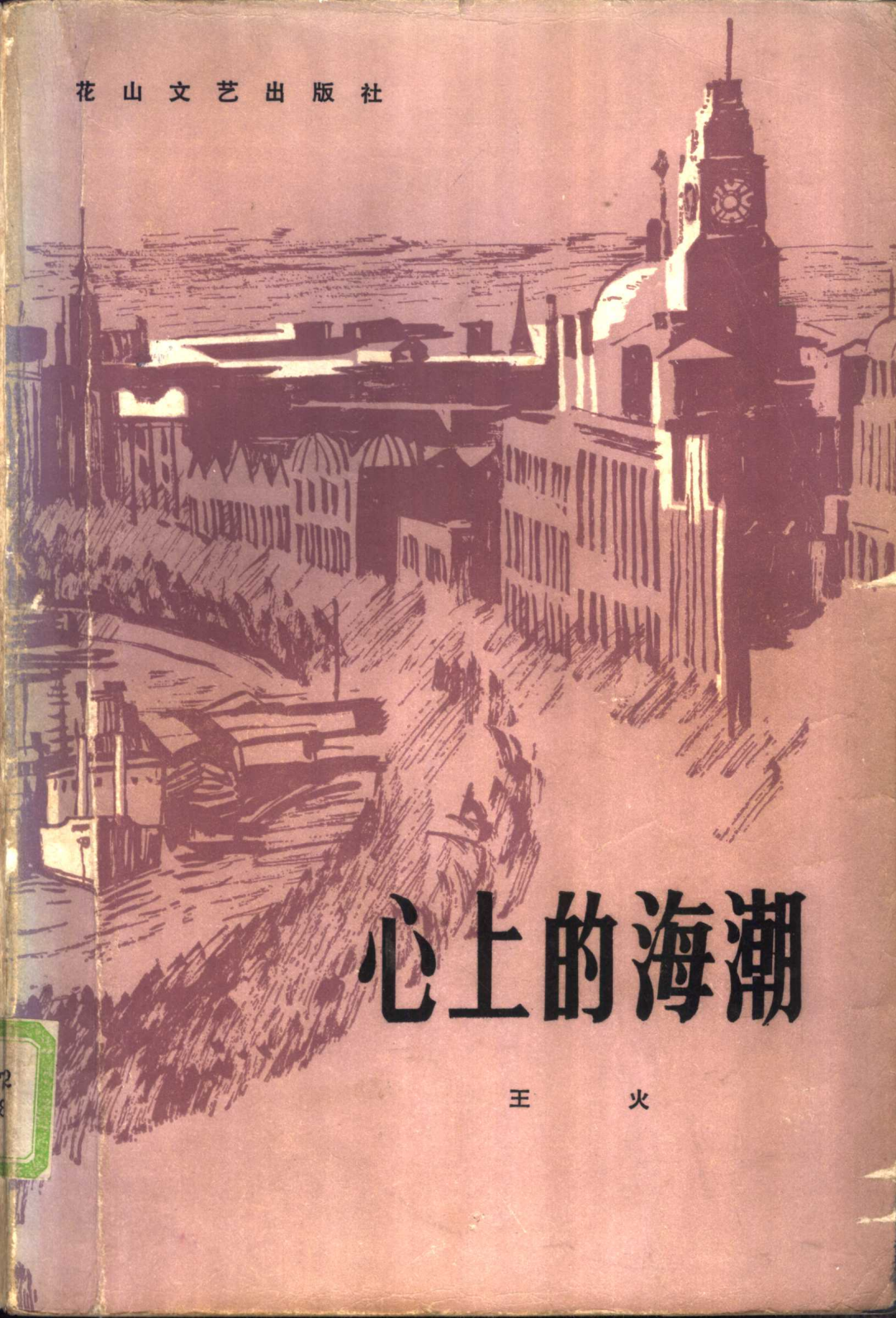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心上的海潮

王 火

心 上 的 海 潮

王 火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5插页 273,000字 印数：1—16,8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32 定价：1.70元

我的心也象大海，
有风暴，有潮退潮涨，
也有些美丽的珍珠，
在它的深处隐藏。

——海涅

目 录

1	心上的海潮
85	夜的悲歌
141	变形记
186	夜雨闻铃肠断声
288	明月天涯
347	后记

！ 心上的海潮

我的心也象大海，
有风暴，有潮退潮涨，
也有些美丽的珍珠，
在它的深处隐藏。

——海涅

（一）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中国上海。

孔薇娜又来到这阔别三十多年的上海了！

一切都象在梦幻中。她不喜欢生活平淡却又害怕太大的刺激，可人生每每会遇到这样神奇而不平凡的经历。她是一个妩媚、任性、好幻想的女人，有一对美丽得出奇的眼睛，带有诗人的气质。三十多年前，一九四八年底，她随那位老画家父亲离开这祖国的大城市上海时，只是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国学生。现在，父亲的骨灰早已葬在香港仔的坟场里了，她却是以一个美籍华人女作家的身份出现在她的诞生地上海的。三十多年前，离开上海时，她风华正茂才二十四岁。现在，一九八〇年，她重返上海，却已经五十六岁了！幸福的岁月，灿烂的年华，象春水一

般，都已经逝去。她现在怀着一种迟暮之感，回到了上海。感情是复杂的，心中常荡漾着一种淡淡的忧郁。但她体内那火一般的爱情并没有熄灭。正是带着这种异样的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她打听到了要寻找的那个男人，同他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通信以后，七天前，她匆匆启程。飞往香港的机票告满，她决定绕道日本来，就毅然地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SP型珍宝机离开美国纽约直航东京，又从羽田机场转搭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机飞到上海来了。

刚才，她看了一个钟点的报纸。在她的面前放着她从报摊上买来的《人民日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看这些报纸，她不太习惯，但又很感兴趣。在纽约看报时，每天总是在报上看到大批社会新闻，那么耸动，那么刺激：银行被抢；在布鲁克兰，价值五万元的药品被人从仓库盗走；在克利夫兰艺术学院，夜晚被偷走一幅珍贵油画；蒙面大盗光临某公寓，女仆和主人均被枪杀。……这儿的报纸，全是政治、生产……没有那些五花八门乌七八糟的新闻，读来枯燥，但却有许多使她觉得有启示的文章和消息。这几天，她每天都看三份报。离开上海这么久了！她确实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需要借助报纸再熟悉起来。……

现在，正是傍晚时分，上海沐浴在霏霏细雨中。房里很静，没有“迪斯科”，没有橄榄球实况比赛的转播，没有商业性质的彩色电视节目……她伫立在饭店十三层楼那设备比较老式，但陈设还算典雅华丽的套房窗前，呆呆地眺望城市喧闹的街景。这两天，她感冒了！头晕、血压高，医生让她卧床休息，可是她的思绪象激浪翻腾，怎么能在床上躺得住呢？春节刚过，二月的天气还带寒意。雾似的牛毛雨中，街上仍拥挤着欢乐的人流和衔接的车辆。从窗口望下去，栉比鳞次的上海变化不大。除了跑马厅变成了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周围新盖的大厦不多。她眼界囊括的仍

是她当年熟悉的城市轮廓，也是她在美国无数次梦见过的上海。从北美大陆的美国大都市来到上海的她，看惯了棋盘般整齐的街道两旁那密密立体的超高层摩天大厦和那纵横全城的多层立体交叉公路，看惯了在多层立体交叉公路上列队驶行的一辆辆小甲虫般的轿车和高速公路上可以并排奔驰六至八辆汽车的路面，现在再看上海，就会感到灰濛濛的建筑物显得苍老，城市不象旧有的印象中那么现代化。在美国看够了罪恶事端不断发生的“时报广场”和破旧肮脏、潮湿混乱充满了贫穷、犯罪、失业、疾病和死亡的哈莱姆区，现在再看上海，就又感到平静、清静了！花花绿绿各式的霓虹灯基本没有了！广告牌，不多，完全不象美国那耸立路边的奇形怪状、琳琅满目的广告和商标牌；小汽车，少了；电车和黄包车以及那种老式的公共汽车都不见了，但却给她一种早年熟悉的中国城市的风味，她喜欢这种亲切的印象……她倚窗站立，心里纷乱而又寂寞，看着这一切，都似乎无动于衷，心里却微喟地在默诵着李清照的《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地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吟着吟着，心酸起来。不知为什么，突然又有些怀念自己以五万多美元购置的在盎格鲁林镇的那座二层楼房的美丽建筑了。那绿荫和如茵草坪覆盖的庭院；那敞向车水马龙街道的大门；那花园里种植着的玫瑰花甜蜜典雅的香气；那北美常有的晴朗阳光。……看看腕上的液晶显示式电子手表，是五点四十五分，按照约定的时间，再有十五分钟，她就可以见到他了！她的归来，不全都是为了他吗？她的心“卜通卜通”地激跳起来，使她有些晕眩。她克制住感情，离开窗口走到门边，“啪”地开了电灯，玻璃吊灯上柔和的金光顿时泻满了屋子，使紫红色的丝绒窗帘更加柔和夺目。她下意识地走近了摆满化妆品和她昨天从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工艺美术品服务部采购来的一些中国工艺品小摆设的五斗橱前。

依然那么美丽，人们都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说她看上去只象

三十多岁。现在，她凝望着大镜子，大镜子里出现了她的形象：一个身材适中体态苗条、风度翩翩浑身闪着光彩的女人。长长的眼睫毛下有一双美得出奇的大眸子灵活地忽闪着，瞳仁就象一潭清幽幽的深水，秀丽的眉毛间散发着一一种高雅的气质。腮边挂着两个小小的酒窝，神情里带着淡淡的忧郁。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梳成一个绰约多姿的S髻。她从不学美国时下流行的打扮。她有自己独特喜爱的美学观点。青年时代她就喜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她爱穿黑色的旗袍或藏青的西式上装。今天她依然穿一件丝光闪闪的黑缎驼绒旗袍。脚上，她换下了那双黑鹿皮的高跟鞋，穿上了她昨天在南京路上买的一双圆口黑色布底鞋。唯一不寻常的保暖装饰品是一条十分华丽的搭在双肩上的加长加宽的围巾。这是友人从巴黎给她买来的手工制品，一半是晶莹的黑羊毛线编织的，一半是电光似的金丝线编织的，这就衬得她那布满智慧的脸更加白皙，她那涂着口红的嘴唇更加鲜艳，衬得她的气度和风韵更加不凡。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觉得自己确实还很美丽，凄凉的心头涌起一点欣慰，忽又决定拭去口红。她清楚地记得：他是不太喜欢她涂口红的。那时，是大学时代，他指着她偶而涂在嘴上的口红笑着说：“这是虚假的！多保留点真实的自然美，对你更适合……”当她仔细地用软粉纸拭净玫瑰色的口红后，从镜子里，她看到自己洗净了脂粉气，更素净大方了！她叹了一口气，用手整整云鬓，想象不出再过一会儿她所看到的他会是什么模样，也想象不出见到他时，他会怎么表示。当然，她已经想好，她第一句话会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说：“艾风，你好！……”然后，伸出手去。……她不知自己会不会矜持，也猜不出艾风会不会热情。啊！岁月的流逝为什么必然在亲密的人中间也要冲刷出那么大的鸿沟来呢？多少年来，她一直等待着“谜”的揭晓，可是如今“谜”不但已经揭晓，而且在她看来，爱情似乎又可以重新回到怀抱的时候，她反而感到犹豫了！年轻时代那个缥

缈而又美丽的梦早消失了！她心里抑郁，很想哭一哭，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她不愿意在未曾见到他的时候就流下脆弱的眼泪，她宁可表现得高傲些、坚强些。她再一次不耐烦地看看手表。只剩五分钟就到六点了！这时，她忽然听到了“笃笃”清脆的敲门声。不知为什么，她感到自己的心要跳出胸膛来了！脸上一阵潮热，她站起身来，移步前去开门。

一个似曾熟悉的高个子站在她面前，但和她想象中的青年时代的艾风已经不一样了！那时他风度潇洒而飘逸。目前，这已是双鬓斑白的艾风了！他穿一件蓝涤卡的“毛式上衣”，着一条没有褶皱的灰涤卡裤子，看上去确实是有五十六岁了！啊！时光啊，你何其残酷？他和她是同年的，比她只大三个月！他那宽阔的肩膀、挺拔的身材还是她熟悉的，只是原来浓黑柔软的头发了，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很深，改变了他原来倜傥、健美的外貌。皱纹里面仿佛蕴藏着三十年来风风雨雨的酸甜苦辣，也隐隐透露了他曾走过漫长而艰苦的人生道路。在他那两条长长的眉毛下，有一双严肃的眼睛。虽然仍然明亮、乐观，给人热情、坚毅的印象，却又同人保持距离。……

灿烂的灯光下，他和她互相眼睁睁地打量着。她的心激烈跳动，叹息着，似能听到他也在微喟。她喜欢得流下泪来，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艾风！……”一刹那间，苦涩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多少年的离愁别绪，夹杂着重逢的辛酸与喜悦，交汇着难用言辞表达的爱怜与怨恨，都上了心头。她忽然眼前发黑，双腿发软，两膝打颤，双手捂着脸，浑身无力地摇晃着仰天栽倒了！

艾风“啊”的惊叫起来：“薇娜！……”敏捷地闪身上来托住晕厥了的她的身子。他发现她的脸烧得绯红，额上滚烫，他连忙让服务员立刻打电话叫来汽车，护送她到医院去……

(二) 薇娜给艾风的信，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美国纽约。

半年前，一个炎热的初秋的下午，艾风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国外来信。信，用红蓝花边的航空信封由美国寄来。信的来到，有这样一段过程：年初，一位出国赴美讲学的大学西语系罗教授，在美国 N 城结识了一位在 E 大学里任教的美籍华人女作家孔薇娜。这位眼睛热情深沉、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女作家请罗教授到她盎格鲁林镇上的住宅里做客。那是一座二层楼的小楼房，有个法国式的小花园簇拥着，绿荫覆盖，环境富于诗情画意。她用中国式的饭菜招待罗教授。吃饭时，她向教授打听当年在上海某大学新闻系做助教的艾风的下落。罗教授答应了一定不负所托。回国后，就通过某大学，并请公安部门协助，终于获悉艾风离开大学后，曾在一家报社长期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调到一个中学里教书，现在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于是，热心的罗教授访问了艾风，写信将艾风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了孔薇娜，不久，艾风就收到了孔薇娜的美国来信。信是用他熟悉的娟秀的笔迹写在天蓝色的信笺上的，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原文是：

诚实和虚伪谈起恋爱来了。诚实真心爱上了虚伪，虚伪说他也真心爱上了诚实，他俩山盟海誓。诚实说：“我永远爱你！”虚伪也学舌说：“我永远爱你！”因为一个是诚实，一个是虚伪，说的话一样，真假却迥异。所以两人的恋爱结局当然是一场悲剧……

请原谅我说这样一个浅薄可笑的寓言吧！好象有点讽刺意味呢！其实，人又何必这么狭隘？三十年出头了！一切都早已成了回忆！我早已挥手和过去告别，从恶梦中醒来。我那受过伤的心每一触动就要疼痛！我又何必给你又给我自己过不去呢？

但是，三十年前，当我遇到虚伪，后来看穿了他的真面目的时候，我曾疯狂似地对着香港海滨那蓝色的大海哭泣，高声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追究原因，我要同他算账！我要报复！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他！为什么我连这样一点真心话都不敢或不愿直说？我希望能回答我：为什么三十年前当我在香港患肺炎卧床时，你突然暴露了虚伪的面目将我弃之如敝屣？即使我能理解你断然放弃出国留学机会的那种狂热，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对我会如此冷酷？任凭我写给你千言万语，你却再也不给我一封复信。到最后，你竟寄来了那么一张撕得粉碎了的我的照片……

啊！分别并不等于忘却！我能用什么样的语句才能表达我的不幸和怨尤呢？我把我纯真的初恋的爱情无保留地呈献给了一个薄情者。而他是怎样对待我的？……这他心里最清楚，何需我来谴责？只是我到今天却依然对他恨中有爱，爱中有恨，难以理解他当时的行为。听到罗教授介绍：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你的男孩遭到了不幸，你现在仍然孑然一身。我的恨就被同情驱走了一半！我忘不了你在大学时代对我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那时，在一个明媚的春晨，你轻轻在我耳边对我唱过这样的歌：

“薇娜呀薇娜，望你莫健忘，
我爱你胜如山高水长；
薇娜呀薇娜，请你细思量，
谁曾有这般真心柔肠？……”

充满了柔情的回忆哪！我又何必还要追究，还要报复呢？我又何必再在自己和别人的伤口上洒下盐水呢？当然，象我前面所说的原因，我是要问个明白的。给我来信吧！坦率会换

来真诚的谅解，也许我会自己痛哭一场而完全原谅你的。

时光老人已经在一九五一年将父亲接走。他的骨灰埋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个任性的女郎，老已来临！我，现在是一个美籍华人。我想象得到，你会笑我甚至鄙夷我。但，命运已经给我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成为今天这样，你也负有责任。在港澳、台湾及美国，在海外文坛上，人们给了我“女作家”的桂冠。我在E大学任教，也得到了教授的头衔。在事业、经济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我已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三十年来，从香港到这里，我先后出版过五个短篇集：《宝石蓝》、《大海咆哮》、《失去了的黄金时代》、《地球还在慢慢转》、《梔子花香》，其中三个集子是用英文写的，也出版过三个长篇：《撒旦留下的创伤》、《预言的代价》和《绿盈盈的树叶》。顾名思义，你当然可以猜测到这第一个长篇里是为一个虚伪的薄情者而作的。唉！怎么说呢？在名利上我可以说已是一个富翁；但在爱情上，我始终是一个可怜的穷人。我常常感到寂寞和空虚，这要感谢你的赐予啊！我虽入了美国籍，却不能忘怀生育过我的中国，我关心着太平洋彼岸曾经是我的祖国的大陆上的一切。“春花秋月常似醉，卅年频频哭往事”。这些，你是体会不到的。埋藏在我体腔里的心，你看不见。就是你能看见，又能理解多少呢？

请来信吧！来信谈谈我们的过去，也谈谈你自己吧！也许你会奇怪：怎么这封信上我连个称呼也不写，也许你会生气，认为我这样做是一种冷漠或傲慢。不！我是在准备寻求一个恰当的称呼。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知道得太少了！发出这封信，仅象是一个探测气球。下一封信，我就可以给你称呼了！你也许还是我过去的艾风，也许已经不是。你也许仅仅是一个熟人，也许已经象陌生人一样了。我常有一种奇

怪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和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相处，未必见得会吵闹、互责，或许也会成为好朋友的。信仰，为什么一定要妨碍人们成为可以敞开心怀对话的知己呢？三十年了！你一定早就就是个共产党员了吧？你生活得怎样？我还想象不出：你——人民中国的一个中学副校长现在是什么模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物，还是一个同人情味早已决裂的英雄？寄张照片来吧！你是否仍有那一头浓黑美丽的头发？你是否在两条长长的眉毛下仍保留着一双热情的火焰般的眼睛？……让我再看看你！然后，我们坦率地谈心，一切需要互相重新发现，心灵的发现！互相的发现！我最初住过纽约东区的瑟顿街一幢公寓房子的十一层楼上，后来搬到纽约市北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维斯切思特住了几年。如今我住的盎格鲁林镇，是个宁静而美丽的小镇。现在，当我提笔给你写信的时候，从窗户里可以看见外边正是华灯璀璨的夜晚，星空辽阔而晶莹；你们那儿该正是晨光照耀吧！逝去了的离愁别绪灌满了我的胸怀，我忽然想起一首古老的、有名的苏格兰民歌里的句子：“……我们曾荡桨小河上，从日出到夕阳。但海浪将我们分隔开，就不再有好时光……”

歌声在我耳边回旋。我还记得一个春光明媚的五月天，我们春游时在杭州荡桨西湖的情景。我想哭了！泪水已经湿润了我的眼眶！

其实，我并不脆弱……

薇 娜

（三）艾风的回忆和内心独白，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

啊！纷繁复杂的人世间，什么样奇怪的事不会发生呢？时光在流逝，往事跟随着隐去，但记忆之窗永远不会关闭。热情，因为年事的增高和经历的严酷而逐渐冷却，但当有燃媒触发，顿时又会象岩浆似地从火山口爆泻。我曾伤感于遭遇的坎坷，可又不能不慨叹生活的神奇。年轻的时候，我追求过爱情，追求过幸福，也追求过事业，追求过理想。在汹涌奔腾的革命洪流中，我作出过断然的抉择。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和薇娜都从新闻系毕业了。薇娜没有就业，在家进修外文兼照顾爸爸，我留校做了助教。当系主任告诉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给了一个奖学金名额，可以考虑让我出国深造时，我确象薇娜来信所形容的那样“狂热”，断然放弃了出国留学“镀金”的机会。这我确实到今天也是毫无悔意的。当时，我对系主任说：“我不想离开上海，不想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因为这儿需要我！”使得他不禁搔搔花白的头发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沉吟无语。人都知道，我正参加学运，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前程一走了之。也正因为这样，我不能在香港同薇娜见面，也失去了以后在外国同薇娜聚合的机会。但是，在我同薇娜的爱情问题上，我并不虚伪。我们之间形成她所说的悲剧，除了客观原因——不久，上海解放；后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一直还以为主要该由她负责任。因此，读了来信，使我感到惶惑、不宁，无从解释，也无从找得答案。

往事象打开了闸的渠水一样，激流奔腾而来。一九四九年初送薇娜去香港的情景宛如昨日。那天，在外滩江边散步时，她用借别的眼光看着我，说：“爸爸决定带我去香港！”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她说：“为了他的艺术！”她父亲是一个曾在法国长期留学的画家。他欣赏印象主义大师们的理论，认为世界一切色彩并

不是物体固有的，而是光赋予的。“光是绘画的主人”。他爱直接在阳光下写生，捕捉自然界瞬息万变的光色气氛和由此产生的丰富色调，力求把画面画得“亮些，更亮些”。在运用艺术语言中，他主要是善于画人像和裸体形象。他在这方面的作品，大多表现男性体态的雄武矫健，女像则着力表现青春之美，典雅而坦荡无邪。画面色彩，明暗有致，十分调和。她告诉我：“在这里，没有爸爸绘画展出的条件，何况他怕共产党来后，他的艺术会被误解成了黄色的下流货色。他要将自己的九十二幅作品全部运到香港，在那里再画八幅，凑成一百整数，举办一个《人体美百态画展》。自从妈妈病故以后，我是他唯一的亲人。他要带我去，我不能不去！”我愕然了！说实在的，我是一个爱欣赏美术作品的人，但对画裸体画的美术家是并不崇拜的。有一次，我曾经同薇娜争辩过，我说：“可画的人物和景色这么多，为什么你爸爸独独偏爱这种美的遗产？”她却维护着自己的老父，严肃地说：“你爸爸是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也只爱研究明清史吗？每个艺术家有他个人的兴趣，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在西方艺术中，从中世纪以后，裸体的形象盛行不衰，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不但把它作为人的尊严和力量的战斗的艺术语言，而且由他们开始，描绘模特儿以研究人身的结构、运动、肌肤、骨骼已成为绘画艺术应有的基本训练。十六世纪意大利名雕刻家、名画家米凯朗杰罗创造了最为庄严的裸体美，在西斯建教堂墙壁上画了成百个雄壮奇伟的男女裸象。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名作《吻》，雕刻了两个全裸的男女，却不带丝毫淫欲之情，因为作者赞赏的是真诚相爱和青春之美。在德国女画家珂罗惠支创作的《农民战争》中，一个被压迫被蹂躏的农妇裸卧田野，暴露的不是女性的肉感，而是压迫者的残暴和劳动妇女的倔强。当然，黄色的裸体形象画家是有的。裸体形象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我爸爸终生为之付出心血的，是充实人类艺术宝库一角的精美珍品。你应当对他有这样基本的了解……”在听了

这番严肃的话后，我曾花了几天时间专门研究并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我对她说：“俄国十月革命后，早期苏联艺术家穆辛娜等也创造过健康向上的裸体雕像。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决不是清教徒，更不是伪道学！你父亲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你应当劝说他留在上海！”薇娜摇头：“我劝说过，但你了解他的个性，在这点上，他跟你相仿！你们都不太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为了他的《人体美百态画展》，我决定作出牺牲。好在香港到上海非常方便，随时可以来去！‘如真是情真意切，又何在朝朝暮暮？’”不久，一个阴寒的冬日午后，我在轮船码头送别了薇娜与她那鬓发已银白，背已微微佝偻的老父。——他有个习惯，每当有什么看不惯或不屑于辩论的感觉时，就爱耸耸他那瘦削的肩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薇娜上身穿的洁白的高领紧身毛衣，下身是咖啡色西裤，外罩很合身的黑呢大衣，烫的大波浪的长发，戴了一顶藏青色的却尔司登小帽。她父亲穿着宽大的黄褐色人字呢大衣，打一条银灰色有红点的领带，衔着烟斗。……唉！该死的《人体美百态画展》啊！

她走了！她住在九龙弥敦道，我们不断通信。在信上，我们又有过山盟海誓。她父亲的画展，终于在上海解放前夕——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旬，在香港展出了！展出是成功的，那百幅具有非凡艺术魅力的画，影响很大。欧洲和北美的一些美术杂志都陆续作了介绍和评论，有些外国收藏家高价收买她父亲的作品。薇娜忙得很高兴，实际上她是老画家的秘书。上海解放前夕，她来过信，要我去香港，说到那里后可以找到工作，而且，他们经济情况也好了；我却要她劝说她父亲一同回上海。当时，我正在大学新闻系里做助教，上海解放，我就进了报社做记者。我和薇娜依然通信，我要她回来的决心更坚定了。我在信上说：“回来吧！薇娜！我们应当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在事业上一致，才有牢固的幸福。我已经决定献身给革命、永远跟共产党走了，你应

当同我并肩前进！回来参加革命吧！如果我们分在两地，隔得这么远，思想上又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的爱情再崇高也象两座高山一样，永远合不到一起的！你想过没有？……”绝对想不到，这封信使薇娜发了那么大的脾气。她回信任性地说：“你难道变心了吗？你难道不了解我是多么深地在爱着你？我离你愈远，心靠你愈近。在这维多利亚海边每天都有一伙蜜蜂和蝴蝶围着我转。但我对谁看了一眼呢？这里有一个名叫丁大卫的青年银行家，父亲是银行总经理，他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就做了他父亲的襄理，他长得很象你，只是气质与你不同，你象一个学者，他象一个‘花花公子’，但人还是精明能干的。他玩笑地叫我‘女王’，对我极尽卑躬屈膝谄媚讨好之能事。他用一万五千元港币买走了爸爸替我画的一张极为普通的半身肖像画，但我从未答应过他的任何一次到高罗士打行喝咖啡或到香港仔吃海鲜的邀请。说这些不是向你炫耀，而是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你难道不能从我给你的频繁的长信上测知我的心吗？我的处境，你应该明白：爸爸是绝对不回来的，有蜂涌着他的新闻记者，有为他捧场的油画爱好者！报纸夸赞他的作品是国际化的，他的色彩造型，是一种世界语！他的名字将被正式入选于《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他正在筹办第二次画展，整天在画室里摆弄他的画笔和油彩。把六十多岁的老人扔在这儿自己远走，我能忍心？你能忍心？你太不体谅我了！你知道，我的唯一希望和要求，就是要你来！你要献身的革命我不反感，但却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正开始准备写小说。有些报馆经济上受丁大卫父子的支持，我写了不愁无处发表。我要献身的事业是文学和艺术。我希望你也跟我走同一条路！我能用你信上的话回敬你吗？如果我们分在两地，隔得这么远，思想上又有那么大的距离，我们的爱情再崇高也象两座高山一样，永远合不到一起的！你想过没有？……”

薇娜的信，使我感到我们之间的爱情有了裂纹，但我是深爱